第4部分

昭君出塞：政治联姻与边疆民族治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◆一、先秦时期：联姻故事见坟典

◆二、秦汉三国：汉家公主塞上歌

◆三、两晋南北朝：政权之间多联姻

◆四、隋唐时期：政治联姻促融合

◆五、五代以后：政治联姻载史册

两千多年前，匈奴大军频频南下，汉朝北疆狼烟时起，汉匈虽几度“和亲”，但战火仍持续不断。汉元帝时，王昭君远嫁匈奴，汉匈之间出现了数十年的和平友好局面，昭君出塞由此成为千古佳话。但是，作为一项与边疆部族、民族发展关系的政策，习惯上称为“和亲”的政治联姻政策却可以上溯到先秦，并且一直持续到清代……

在中国历史上，中原王朝（或政权）与边疆民族首领之间的政治联姻，其源头可上溯先秦，又从汉唐持续至清代，在史籍中往往称为“和戎”、“和蕃”或“和亲”。与战争一样，联姻都发生在特定的背景之下，虽然背景、效果各不相同，但各王朝、政权的目的却大致相近，即通过双方的联姻，实现战争手段不能实现的目标——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，确立和维持一定时期内的和平关系。如果仅就中原地区的王朝或政权而言，又往往带有安定边境、稳固边疆乃至扩张疆土的目的，因此政治联姻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安边之计、治边之策。

一、先秦时期：联姻故事见坟典

作为加强部族联系、扩大影响地域的重要手段，双方首领或上层人物的联姻，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，这在被称为“坟典”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有过记载。据《帝王世纪》记载，帝喾有四个妃子，分别是有邰氏、有娀氏、陈丰氏和娵訾氏的女儿。从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位被神化了的帝喾应当是当时的一位部落联盟首领，他通过与四个氏族或部落的联姻巩固了地位，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区域。他可以被视为通过广泛联姻扩大疆土的先行者，而这一传说又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政治联姻的源头。

夏朝，是中国传说中的第一个王朝，它的存亡与边疆部族的联姻有着很大关系。根据传说，在禹的父亲鲧的时候，夏后氏东迁，就与“东夷”的大姓有莘氏（或有任氏、有仍氏）、涂山氏联姻，鲧娶了有莘氏的女子女志，禹娶了涂山氏的女子女娇（一说是女娲）。鲧因治水失败而死，但夏后氏并未因此而衰落，与这两

个部族的支持有很大关系。禹因治水成功得到各方拥护，被确定为帝舜的继承人。他曾在涂山召集各部族举行盟会，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力，之所以选择涂山作为集会地点，也与涂山氏的支持有关系。禹死后，他的儿子启实行“家天下”，建立了夏王朝。但启的儿子太康荒淫无度，各部族不堪其苦，夷族酋长后羿乘机攻入夏都安邑，太康流亡而死，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太康失国”。太康的侄子相曾经致力于复国，失败后被杀。相的妻子后缗也是东夷大姓有仍氏的女子，在战乱时逃亡到娘家，生下了少康。少康长大后，有仍氏任命他做牧正，并与有虞氏等东夷部族支持他复国。后来，少康统率有仍氏、有虞氏和夏后氏的伯靡等各方大军，消灭了后羿的部将寒浞、浇等的势力，恢复了中断百年的夏朝统治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少康复国”，而东方部族的支持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商、周时代已有史可稽，史书中也有许多政治联姻的记载。汤是商的开创者，他在建立商朝之前就娶了有莘氏之女，通过联姻取得了这个东夷大族的支持，为商王朝的创立和巩固打下了基础。而且，伊尹在有莘氏嫁女时作为“媵臣”（陪嫁的大夫）来到商族，他是一位治国的能臣，受到汤的器重。汤死后，他治内安外，先后辅佐外丙、仲壬、太甲、沃丁等几个君主，建立了赫赫功勋。他主政期间，商的统治得到了东夷集团的支持，东方的安定促进了商朝的稳固。商朝后期，西北地区的鬼方成为心腹大患，商王为此采用了文武两手，一方面多次用兵，镇压不肯归服的部族，另一方面对归顺的部落首领加封公、侯爵位，用厚禄高官加以引诱，还通过双方联姻强化联系。《帝王世纪》曾经记载，鬼方有女非常美丽，进献给商纣王，纣王则把他的爵位由“鬼侯”晋至“三公”。纣王因此认为西北已经稳固，派大军东征，商都空虚，武王乘机进攻，商朝灭亡。

在周朝的建立过程中，周族就与西戎、东夷联姻，密切了与西部、东部地区部族的联系。相传，周的始祖弃是西戎大姓姜姓女子姜嫄所生，他曾娶西北地区的大族姞姓的女子为妃，这些联姻表明了周族早期与西方大族关系较为密切。弃在帝尧、帝舜时期担任过农官，受封在邰（今陕西武功县），号为“后稷”。后来，周族多次迁徙，公刘时代迁入戎、狄等部族居住的地区，古公亶父时代又迁往周原（今陕西岐山县）。古公亶父娶西戎姜姓的女子太姜，他的

儿子季历娶了东夷任姓的女子太任，季历之子姬昌又娶了东夷大姓有莘氏之女太姒。这三次联姻加强了与东、西部大族的联系，促进了周族的发展，到季历时期周族逐渐壮大起来。姬昌（西伯）时期势力更强，达到了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的程度，灭商的事业则是由其子武王完成的。

周初，分封诸侯，晋、齐、秦等国与周边的戎、狄、蛮、夷辖地相接，甚至是犬牙交错。如何处理与这些部族的关系，成为这些诸侯不得不时时面对的问题，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战争，春秋时代由于双方矛盾尖锐，还出现了华夏各国联合对抗蛮狄的情况，如公元前 7 世纪中、后期，狄人消灭了卫、邢两个诸侯国，还迫使周襄王逃离周都（今洛阳）。齐桓公号召“尊王攘夷”，曾率领诸侯联军打击狄人，救助卫、邢，勤王戍周。同时，双方毕竟要长期相邻，在较长时期内还要和平共处，“和戎”也就成了一些诸侯的政策。晋、秦两国于是长期奉行“和戎”政策，在边“和”边战之中逐步扩大疆土，“和戎”可以说成为它们开疆拓土的重要手段。晋与戎、狄相邻，受到的威胁最大，也与戎、狄首领联姻最多。就在“尊王攘夷”的同一时期，晋献公娶了四位戎族之女，生下重耳（即后来的晋文公）、夷吾、奚齐、卓子四个公子，他的姐姐也嫁给了赤狄潞子为妻。后来，重耳因内乱而流亡狄国，他又娶了狄人女子，经过数年辗转回到晋国，终于成就了不朽霸业。

再说秦国，它为扩大疆土，曾多次征伐西戎各族，但在特定时期也采取过“和戎”政策，与巴地的部落首领联姻就是其中之一。据记载，公元前 4 世纪前期，秦国吞并了巴地，任命这些蛮夷部落的首领为君长，还让他们世代娶秦国贵族之女为妻。由于双方的联姻，巴人得到了秦国庇护，楚国和蜀地部族不敢轻易进犯，也使秦国借巴人牵制了楚、蜀，有了稳定的西部，得以全力对抗赵、韩、魏、齐等大国，致力于统一。

另外，东周时代还有过周王与狄人“和亲”的特例。就是上文所说到的那个周襄王（公元前 651 年~前 620 年在位），因为与郑国有矛盾，不听大臣的劝阻，请狄人派军攻打郑国。为了表示对狄人援助的感谢，他在公元前 637 年娶了狄人之女隗氏为王后，但第二年又废了这位狄女。狄人极其不满，襄王的后母惠后正想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废掉他，立自己的儿子子带为周王，便乘机联络狄人。狄人应邀派军进逼周都，可怜的襄王只好出逃，幸好有晋文公收留了他，并帮助驱逐狄人，他才稳固了地位。为此，他晋封文公为伯爵，还在自己少得可怜的辖地中拿出一块土地赐给晋国，以表示谢意。这次联姻虽然不成功，倒确是出于周王室自愿，当然襄王也为自己的反复无常付出巨大的代价，甚至差点丢了王位和性命。

二、秦汉三国：汉家公主塞上歌

秦始皇一统六合，造就了一个疆域空前的大帝国，但起义军的揭竿而起打破了他子孙万世“传之无穷”的美梦，帝国的辉煌很快逝去，代之而起的是更加强大的汉王朝。汉朝的疆土更加辽阔，但又因时而异、有所消长。这种变化往往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密切相关，尤其是与匈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汉朝北部的安定，也影响到它在西域地区的统治。为了稳固在北方的统治，并扩大疆土，西汉王朝在多次用兵的同时，更把“和亲”作为重要的手段，以多位汉家公主（有时为宫女）嫁给匈奴、乌孙首领。这些远嫁的公主们在异域不时感叹戈壁的荒凉，唱着悲婉的歌，同时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。

她们都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嫁的，境况如何，能否发挥作用呢？让我们先看一下武帝用兵前汉匈“和亲”的情况。

1. 西汉前期：汉匈“和亲”

刘邦建立汉朝之初，正值匈奴势力强盛之时，冒顿单于多次率军南下，汉王朝的叛将也暗中勾引，致使北疆烽火时起。根据《史记·刘敬传》记载，汉初与匈奴之间进行过 40 次小规模的战争，大规模的战役则有 70 次。在历经数十年的战争之后，中原地区满目疮痍，经济萧条，已经无力与匈奴征战。在著名的平城之役后，刘邦痛定思痛，才决定改战为和。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 200 年（汉高祖七年），由于汉将韩王信等投降匈奴，冒顿统兵南犯，刘邦率军亲征。冒顿单于使用诱兵之计，刘邦率轻骑到达平城白登后，被匈奴三十多万大军团团围住。在内无粮草、外无救兵的危急关头，陈平给刘邦献上妙计，暗中派人用财物贿赂单于阏氏（妃子）。阏氏就劝说冒顿放走刘邦：“即使得到汉人之地，您也不可能长久

居住、统治，何况汉家君主有神灵保佑，您又很难消灭他呢！”再加上汉朝叛将并未按期会合，冒顿也起了疑心，便听信阏氏之言，有意放开一角，刘邦才率部得以突围。

在这次战役之后，西汉君臣认识到国力尚弱，无力与匈奴再战，但怎样才能实现长期的和平相处呢？大臣刘（娄）敬为此献上“和亲”之策，即主张刘邦把长公主嫁给冒顿，送去丰厚的嫁妆，匈奴知道她是汉家君主的亲生女儿，又有如此多嫁妆，就会让她做阏氏，她一旦生了太子，就将成为以后的匈奴单于。他认为，“和亲”的好处就在于，冒顿在位时是汉朝的女婿，公主的儿子如果即位就是汉家的外孙，他们当然不会再与汉朝为敌。他还强调，最好是把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，如果用宗室女子冒充长公主，匈奴也会发觉的，就很难达到目的了。吕后得知后表示强烈反对，她日夜哭泣，不愿把女儿嫁过去。刘邦也很无奈，就用宗室之女假充长公主嫁给冒顿，并让刘敬前往和亲。

汉匈第一次和亲之后，“长公主”做了阏氏，加上汉朝每年送去大量的丝帛、酒、食品，双方关系一度有所和缓。但好景不长，燕王卢绾反叛汉朝，投降匈奴，这位汉家的“女婿”一如既往地予以接纳，而后双方关系紧张，匈奴仍然不断南下侵扰。等到高祖刘邦驾崩，冒顿更加骄横，他竟然不顾“女婿”的身份，给“岳母”吕后写信，声称刘邦已死，吕后寡居，他自己也颇为寂寞，愿意与“岳母”结合。吕后读信大怒，准备杀死传书使者，发兵北击匈奴，她的妹夫、大将樊哙也扬言要率军十万横扫匈奴。此时，大臣季布重提当年平城之役，并劝他们“匈奴不懂礼仪，如同禽兽，他们说了好话不必欢喜，讲了恶言不要发怒”。吕后顿时清醒起来，只得忍耐下来，放弃对匈战争的念头，仍然执行“和亲”政策。为了避免激怒冒顿，她还让大臣复函冒顿，感谢他挂念，表示“自己年纪老了，气色衰颓，头发和牙齿都脱落了，走路也不稳”，请单于不要多想了，如果他愿意南游中原，这边则备有御车、良马。冒顿接到这封信后自感失言，派遣使者表示歉意，说自己不懂得“中国礼仪”，请吕后赦免罪过，还献上好马，恢复了双方的“和亲”关系。

文帝、景帝时期，汉朝出现了“文景之治”的局面，国力有所增强，对于匈奴仍是一方面加强防御，另一方面继续奉行“和

亲”，文帝时把宗室之女嫁给老上稽粥单于为阏氏，景帝时又把公主嫁给军臣单于，以争取和平环境。武帝即位之初，仍奉行“和亲”政策，同时又积极筹备武力讨伐匈奴。公元前 133~前 119 年间，汉军多次北伐，特别是经过卫青、霍去病的三次出击，匈奴损失惨重，被迫远徙漠北。军事上的胜利缓解了汉朝北疆的压力，匈奴则因失利和此后的天灾不断衰落下去。此后几十年间，双方虽然也发生过战争，关系却稍有缓和，彼此之间使节往来不断，匈奴单于也曾多次提出“和亲”要求，但都由于种种原因被汉朝回绝，双方的“和亲”也就暂时中断。

其实，如果回顾此前一百多年间“和亲”的历程，由于汉匈之间战火连绵，刘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，而汉家的公主们在异域未能发挥出多大作用，相反自己的生活也未必幸福，甚至成为了政治联姻的牺牲品。就其原因而言，倒不是因为真的长公主没有远嫁匈奴，嫁过去的仅仅是宗室之女，而主要是匈奴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，其统治者希望通过战争掠夺财物，而此时汉王朝初建、国力有限且国内多事，在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中处于劣势，这就决定汉朝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。再加上汉初君臣在观念上比较务实、开通，在讨论匈奴和与战的问题时，主要考虑实力的对比和现实的利害，他们时时不忘平城之役的惨痛教训，而不是考虑匈奴单于类同“禽兽”，把汉家女子嫁过去丢了大汉王朝的面子，所以即使和亲以后多次受到侵扰，但仍希望以“和亲”求和平。待到国力增强，汉王朝处于有利地位，岂愿再采取保守的“和亲”政策？武帝时的征伐，以及战争之后“和亲”的中断，就都在情理之中了。

2. 武帝时代：与西域的“和亲”

武帝用兵匈奴以后，汉朝还力图推行“以蛮夷攻蛮夷”的政策，尤其是联合西域各部族政权，以便从西部牵制、夹攻匈奴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了解了情况，并加强了与西域各国的联系，此后汉朝使者多次出使西域。匈奴对于汉朝的举动也极为关注，力图以军事力量胁迫西域诸国。面对匈奴的压力，一些西域政权为求自保，愿意联汉抗匈，乌孙等国的君长还希望通过联姻提高自己的地位。这正符合汉朝的战略，很快得到认可，先后有三位公主、两个宫女

嫁到西域，其中两位公主下嫁乌孙昆弥（又译写为“昆莫”，意思是“王”），一位公主下嫁龟兹王，两个宫女分别嫁给了鄯善王和乌孙大臣。与下嫁匈奴的汉家公主不同，她们在西域不但加强了汉朝与西域联系，牵制了匈奴，而且为中原、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在她们之中，细君公主、解忧公主、宫女冯嫽在艰难的环境中审时度势，每每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，尤其出类拔萃。

细君公主是江都王刘建之女，公元前 105 年（汉元封六年）远嫁乌孙。当时，乌孙因通汉受到匈奴威胁，汉朝与乌孙的邻国大宛、月氏通使也让他没有安全感。在权衡利弊之后，乌孙昆弥猎骄靡遣使汉朝，希望娶汉家公主为妻，通过“和亲”得到汉朝支持。汉朝君臣经过商议，答应这一请求。乌孙又献上良马千匹作为聘礼，武帝赐给细君公主华丽的车马、衣物、用品，给予几百名侍女、宦官作为陪嫁、服侍人员。在迎来送往的隆重气氛中，细君公主与庞大的伴嫁队伍被护送到了乌孙国，成为了乌孙昆弥的右夫人。她到达乌孙之后，就让人建造宫殿、居室，但与猎骄靡一年才能见一面。她深知自己的使命，每年与昆弥会面时都非常注意，命人准备好佳肴美酒予以招待，还把大量的丝绸、财物赏赐给他的左右亲信，以此联络汉家与乌孙王室、贵族的感情。但猎骄靡毕竟年老了，而且与公主语言不通，双方交流困难，再加上公主一时还不适应西域的饮食、风俗，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，心中极为悲苦。在寂寞无奈之中，她写下一首悲婉的《黄鹄歌》：

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
穹庐为室兮旃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
居常土思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

这首《黄鹄歌》首先描述了自己痛苦的现状，即“汉家把我远嫁到异国他乡，在天各一方的西域托身给了乌孙王。我远离了多年来熟悉的环境，住在帐篷做的房子里，每天看着用毡子做成的墙，吃着肉、喝着奶，实在难以适应”。接着，她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愿望：“日复一日地与寂寞相伴，心中是多么地悲伤，我是多么思念遥远的故乡啊！天上的黄鹄啊，你能自由地飞翔，我多想与你一样，飞回美丽的故乡！”这是一首一唱三绝的思乡之歌，不

久传到了中原，武帝也为之感动，很可怜这位远嫁的公主，下令每隔一年派使者前往乌孙探望，给公主送去大量的丝绸、绢帛和帷帐等用品，以慰其思乡之念。

几年之后，猎骄靡年老了，想让公主再嫁给他的孙子军须靡。注重伦理、礼仪的细君公主因此极感苦痛，坚决不肯听从，并上书武帝。武帝就此谕令："你应依照乌孙国的习俗，嫁给军须靡，因为我们要与乌孙共同消灭胡人（即指匈奴）啊！"公主接到谕令后，虽然心中不情愿，但为了完成汉王朝赋予的使命，也就再嫁给了军须靡。军须靡后来继承王位，并与公主生了一个名叫少夫的女儿。直到细君公主去世，乌孙与汉朝始终关系密切。她两次下嫁给乌孙昆弥，自己虽心中悲苦，但以个人的牺牲为代价完成了政治使命。

解忧公主本是楚王刘戊的孙女，在细君公主死后被嫁到乌孙，成为昆弥军须靡的右夫人。军须靡死后，他叔叔的儿子翁归靡即位，她又嫁给翁归靡，并生下了三男两女，长子为元贵靡，次子名为万年，三子名叫大乐，两个女儿分别叫弟史和素光。由于乌孙长期奉行联汉政策，匈奴颇为怨怒，它与车师联合进犯乌孙，解忧公主立即上书汉朝求援。汉王朝接到报告之时，正值昭帝崩逝，本欲派军救援，但未能立即出兵。宣帝即位后，她与翁归靡再次遣使求援，报告了匈奴入侵的情况："匈奴多次发兵进犯，已经攻占了车延、恶师两地，掠走了不少百姓，还派人要求乌孙把解忧公主送往匈奴，以断绝与汉朝的关系"，并表示乌孙愿意派出精兵 5 万，与汉朝联合抗击匈奴。乌孙使者还强调："现在只有汉家天子能解救乌孙昆弥与汉家公主了！"

公元前 72 年（汉本始二年），汉廷决定派出大军 15 万，分五路进击匈奴，并派校尉常惠持节前往乌孙，与昆弥统率该国军队 5 万从西边配合行动。匈奴单于得信后仓皇北退，汉军所获较少，而乌孙军队则俘获了匈奴贵族、将官 4 万多人，还夺得牛、马、羊、骆驼等牲畜 70 多万头。匈奴因此极其怨恨乌孙，这一年冬季发兵数万进攻乌孙，劫掠了大量的人口，但因天降大雪，不少人马冻饿而死，损失惨重，再加上乌桓、丁零乘机进攻，匈奴从此衰弱下去。至此，汉朝通过"和亲"联合乌孙，牵制、打击匈奴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，解忧公主当然功不可没。

公元前 64 年（汉元康二年），翁归靡上书汉廷，表示将以解忧

公主所生的元贵摩为王位继承人，并希望能让他再娶汉家公主为妻。汉家的外孙将成为乌孙的昆弥，汉朝自然高兴，如果再娶汉家公主，岂不是亲上加亲！汉朝很快答应了这一“和亲”要求，册封解忧公主的弟子相夫为公主，并为她配置了一百多人的专职服侍人员，专门安排她学乌孙的语言，乌孙则派出三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前来迎娶公主。宣帝亲自在平乐观举行庆典，礼乐齐鸣进行欢送，来访的匈奴使者、外国君长也参加了这一盛大仪式。但送亲队伍刚刚到达敦煌，就听说翁归靡已死，乌孙的贵族共同推举军须靡的儿子泥靡为昆弥，元贵摩未能继承王位。汉廷考虑到乌孙局势多变，不愿再责问不立元贵摩的问题，只是召回了尚未出塞的送亲队伍。这次“和亲”无果而终，其原因当然是元贵摩即位上的变故。这一变故也表明：由于解忧公主影响力的增强，乌孙不少贵族开始怀疑和担忧，他们不希望汉朝的外孙成为未来的君主，以免汉朝更多地干预该国政局。他们联手阻止元贵摩即位的成功，再加上汉朝对此事未作干预，使解忧公主的处境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。

泥靡即位以后，解忧公主又按照乌孙习俗嫁给他，并生下一个名叫鸱靡的男孩。泥靡行为乖张，被称为“狂王”，逐渐失去了乌孙贵族们的支持，而且他与公主不和，双方关系不断恶化。公元前 53 年（汉甘露元年），经过酝酿，解忧公主乘汉朝使者来乌孙时决定采取行动，准备杀死狂王，再立新的乌孙昆弥。解忧公主与狂王大摆酒宴招待汉朝使者，在酒过三巡之后，武士乘机拔剑刺向狂王。狂王大惊失色，急忙躲闪，剑刺偏了，宴会上一片混乱，他乘乱跳上马向远方逃去。接着，狂王之子细沈瘦派军报复，把解忧公主和汉朝使者包围在了赤谷城。汉朝的西域都护闻讯大惊，派兵救援，乌孙军队才撤围而去。

此事很快传到汉朝，汉廷为了联合乌孙抗击匈奴的大计，派人专门前往乌孙，采取三项措施加以补救：一是让中郎将张遵带去医生、药物，为狂王疗伤，还赐予大量的丝绸、钱物，对他加以安抚；二是由张遵将参与此事的汉朝使者押解回长安，严加讯问后处死；三是让车骑将军、长史张翁讯问此事经过，但他一口认定公主与汉朝使者就是谋杀，公主不服，据理力争。讯问过程中，这位长史蛮横无理，竟然不顾公主的皇族身份，揪住她的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发大声斥骂。公主对此极为不满，上书汉廷说明真相，张翁回汉后被处死。

如果就这件事的动机、目的来看，公主确有杀死狂王另立新君的想法，其目的是扶持一个明智的君主取代狂王，有为乌孙前途和汉乌孙关系长远着想的成分，自然不应简单地责之为“谋杀”。但是，就效果而言，特别是从乌孙贵族的反应来看，显然难逃“谋杀”之嫌，降低了解忧公主的威信和影响力，也不利于汉朝与乌孙的关系发展。好在汉朝的这些措施暂时安抚了乌孙君臣，狂王被医治好以后还欢送汉朝专使，双方又恢复了正常关系，对解忧公主的王妃地位影响不大。尽管如此，这件事对乌孙政局的影响还是深远的。此事发生后，翁归靡之子乌就屠（匈奴夫人所生）乘机起事，一批贵族在他带领下割据北山之中，后来又率众杀死了狂王，自立为新的昆弥，乌孙陷于分裂。解忧公主要求汉朝援助，乌就屠得知汉军将至极为恐慌，表示愿意做“小昆弥”。汉朝得知后，决定支持元贵靡做大昆弥，乌就屠为小昆弥，分别予以册封，给予印信。尔后，乌孙的大、小昆弥划分地界，各辖其地，乌孙从此一分为二。

数年以后，元贵靡、鸱靡先后病死，解忧公主极感伤心，上书汉廷，希望能回归汉朝，死后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上。宣帝非常怜悯她，公元前 51 年（汉甘露三年）派专人把她迎回长安。 这一年，她已经是 70 高龄的老人了，离开汉地也已 40 多年了。对于这位功勋赫赫的老公主，汉廷赐予大量的田宅、奴仆，以极高的标准加以奉养，朝见天子时的礼仪与皇帝亲生的公主毫无差别。两年后，她在“汉家”的土地上安然去世。不管后世的人们如何评说她在西域的作为及得失，但这位女中豪杰的故事却被长久地传诵着。

冯嫽是解忧公主的侍女，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。她熟习史书，精明强干，曾经代表解忧公主，手持节杖出使西域各国，有很高的威信和声望，被各国君长尊称为“冯夫人”。当乌就屠割据为王时，由于右大将与他关系较好，冯嫽又极有威信，所以汉朝的西域都护郑吉就让他与乌就屠谈判，告诉他汉朝即将大军压境，如果顽抗只能是自取灭亡，不如投降。乌就屠因此感到恐慌，才决定作出让步，于是乌孙出现了大、小昆弥各辖其地的局面。元贵靡死后，其子星靡继承大昆弥之位，但他性格懦弱，治政无方。冯嫽担心局势有变，就上书汉朝，表示愿意出使乌孙，帮助星靡提高威望。汉廷

批准了她的请求，并派军卒一百多人护送前往。由于她的努力，再加汉朝西域都护的安抚，星靡在乌孙的地位得到稳固。

3. 西汉后期：昭君出塞

在武帝用兵之后，西汉王朝是否完全放弃了与匈奴的“和亲”呢？当然不是，甚至出现了一道汉匈“和亲”史上的亮丽风景，这就是著名的昭君出塞。

武帝时汉朝对匈奴的征伐，公元前 72 年前后乌孙、汉朝等的联合进攻，都使匈奴损失重大，再加上此地多次的天灾，强大一时的匈奴衰弱下来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加剧。到公元前 55 年（汉五凤三年），匈奴陷于分裂，同时出现了五个单于，各自统领一部分贵族和部落，他们之间又战争不断。公元前 53 年（汉甘露元年），其中的呼韩邪单于在混战中失利，率部南迁归附汉朝。第二年，他入长安朝见汉宣帝，受到隆重的接待，并赐予大量的丝绸、钱物。此后，汉朝不断给予各种物资，呼韩邪单于统率的匈奴势力逐步恢复和壮大，双方的关系也日益密切。元帝即位以后，汉朝与呼韩邪单于的关系更加密切，双方曾经会盟立约，表示“汉朝与匈奴合为一家，世世代代不相互欺诈和攻击”。公元前 33 年（汉竟宁元年），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元帝，郑重地提出要做汉家的女婿，以便与汉朝亲上加亲。汉朝君臣经过商议，决定答应这一请求，但又觉得此时形势有利于自己，不必再以皇帝或宗室之女远嫁匈奴，仅仅赐给他 5 名宫女，其中就有后世称为“明妃”的王昭君。呼韩邪单于对此也非常高兴，并没有因为“和亲”的规格降低而提出异议。

再说王昭君，她名嫱，字昭君，晋代时因为避司马昭的名讳，被改称明君，所以后人又称她为“明妃”。她是南郡秭归（今湖北省秭归县）人，在汉元帝大选天下美女时征召入宫。当时，皇宫之中佳丽 3000 人，为了召见所选的美女，就让一个画匠专门负责画出她们的样子，由皇帝选出再行召见、宠幸。据说，这个画匠极其贪婪，公然向被画的入宫女子索要财物，并根据贿赂的多少决定画得好看与否。偏偏这位王昭君就不理这一套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因为被画得很难看，几年过去了也没能见皇帝一面，更不用说得到宠幸，升为嫔、妃了。面对着深宫高院，感叹着青春年华

的白白流逝，她心中极为悲愤。当呼韩邪单于向汉朝请求“和亲”时，元帝仅敕谕赐予 5 名宫女，并在宫女中征选。许多宫女也与昭君一样，感叹青春的逝去，但仍希望将来能有幸得到皇帝宠幸，不想远嫁匈奴，不肯主动报名。昭君闻信后，自己主动报名，被列入其中。在单于准备辞行时，元帝举行酒宴为他送行，把 5 位宫女也带了进来。昭君缓缓走入宫中，她那美丽的容貌令四座皆惊，元帝也大惊失色，没想到自己的宫女还有如此美若天仙的丽人！他不觉有些后悔，本想再换一名宫女顶替昭君，又怕失信于呼韩邪单于，只得忍痛让她随同出塞，而后下令调查，并把画匠处死，以发泄胸中的遗憾和愤怒。

昭君到达匈奴以后，号称“宁胡阏氏”，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名叫伊屠智牙师，被封为右日逐王。公元前 31 年（汉建始二年），呼韩邪单于死去，他的儿子雕陶莫皋即位，为复株累若鞮单于。按照匈奴风俗，王昭君应该嫁给复株累若鞮，生长在汉地、注重伦理的她开始极不愿意，还上书汉廷，希望趁此机会返回汉地。成帝为此专门发布谕令，让她遵从匈奴风俗。为了汉匈和好的大计，她表示服从这一敕谕，嫁给了复株累若鞮，又生下了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名叫“云”，为须卜居次（“居次”意思是公主），小女儿则为当于居次。她死后葬在了匈奴，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以南就有一个昭君墓，称为“青冢”。她的事迹被写成了许多故事、戏曲，写入了诗词歌赋，并流传至今。

昭君在异域他乡，克服了水土风俗的不服，嫁给两代单于，为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作出了努力。不仅如此，她的后代和亲属也为此作出了贡献，她的大女儿及女婿、侄子尤其如此。汉平帝初年，匈奴的乌珠留若鞮单于（复株累若鞮之弟）为表示友好，把王昭君的大女儿云送到长安，服侍汉朝的太皇太后，得到了丰厚的赏赐，密切了汉匈关系。她长大后嫁给了右骨都侯须卜当，他们夫妇都主张与汉朝友好。在乌珠留若鞮单于死后，须卜当扶植了新的单于，主持匈奴政务，并劝新单于与汉朝和亲。公元 14 年（王莽天凤元年），他们还派人到汉朝，希望与和亲侯王歙联系。王歙就是王昭君哥哥的儿子，被封为“和亲侯”。王莽得知后，立即派遣王歙和他的弟弟骑都尉、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，祝贺匈奴单于即位，带去大批的赏赐，使双方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。后来，须卜当夫妇及其

儿子奢来到长安，受到王莽的重视，王莽封须卜当为须卜当单于，封奢为后安公，还为他娶了汉族女子为妻。

4. 东汉三国："和亲"的中断

昭君出塞之后的二百多年内，即在东汉、三国时期，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首领的联姻出现低潮。在《后汉书》等史籍中，我们很难看到东汉朝廷与边疆民族的联姻，即使边疆地区的民族首领提出"和亲"要求，也会被东汉朝廷拒绝。如东汉初年匈奴已分裂为南、北两部分，南匈奴归降东汉，公元51年（汉建武二十七年）北匈奴单于派遣使者到武威，请求与汉朝"和亲"。光武帝召集文武大臣商议，权衡再三却难以决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皇太子刘庄（后来的汉明帝）向父皇陈述了自己的意见："南匈奴刚刚归附，北匈奴请求和亲，是害怕我们出兵征伐，以此表明倾心于大汉。我们现在不出兵讨伐北匈奴，反而与它们往来，臣担心南匈奴会有贰心，那些想归附的也不敢再来了。"光武帝听后非常赞同，就让武威太守拒绝了北匈奴的"和亲"请求。

如果说要找相近例子的话，只有汉末袁绍与乌桓的"和亲"一例。当时，袁绍割据冀州，正与公孙瓒相持不下，乌桓首领蹋顿派遣使者向袁氏请求"和亲"，袁氏把自己家族的女子嫁给蹋顿。在群雄逐鹿中原的特殊时期，袁氏只是一个地方割据势力首领，当然不能代表当时的中原王朝，这次"和亲"也只能是中原地方势力与边疆民族政权首领之间的联姻，与西汉时期的汉匈、汉乌"和亲"不可相提并论。到了三国时期，魏、蜀、吴三国皇室与边疆民族首领之间也未见"和亲"的记载，相反，倒有过汉地妇女嫁与边疆民族的贵族又被赎回的事例，蔡琰（文姬）就是典型人物，她在战乱之中被掠走，在匈奴多年，并嫁给了左贤王，但曹操当权以后仍把她赎了回来，改嫁给汉人。

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中原王朝、政权不再与边疆民族"和亲"了呢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首先是由当时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力量对比决定的。由于周边民族政权很少再像汉初的匈奴那样构成威胁，所以在制定对边疆民族的战略时，东汉王朝和三国时的魏、蜀、吴不必再用"和亲"求得边疆的安定。光武帝时拒绝北匈奴"和亲"就很典型，作为皇太子的刘庄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，他认

为匈奴已经分为南、北两部，形势对中原王朝有利，应当鼓励他们前来归附，对有敌对倾向的部族也不必再用“和亲”的办法，因为这样非但达不到联络感情、安定边疆的目的，反而有可能影响有归降意愿的部族的积极性。

其次，这也与西汉以后人们对“和亲”作用的认识有关。西汉时的汉匈“和亲”与战争并存，效果并不明显，东汉、三国时代的人们就很难把“和亲”政策作为安定边境的长久之计，再加上汉武帝儒家思想在中原的影响逐渐增强，人们把中原王朝与边疆部族“和亲”看成丢脸的事，更不肯再执行“和亲”之策，蔡琰的经历就可以说明这种观念的变化。

还要注意的是，在秦汉三国时期，“和亲”也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原王朝、政权与边疆民族之间，一些边疆部族政权之间也采取过“和亲”政策，力图通过联姻达到一定的政治、军事目的，汉代史籍中至少记载过 7 次，其中西汉时期 6 次，东汉时期 1 次。为了牵制西汉王朝，匈奴单于先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乌孙的三位昆弥，即猎骄靡、军须靡、翁归靡，还把女儿嫁给车师王。其中，嫁女给猎骄靡时正是细君公主入乌孙前后，匈奴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，而乌孙昆弥把她纳为左夫人，则表明自己虽然联汉也不愿得罪匈奴，又有借与汉、匈同时“和亲”提高自己在西域影响的用心。乌孙把解忧公主所生长女弟史嫁给了龟兹王绛宾，后来随着绛宾到长安朝见汉宣帝，宣帝应解忧公主之请赐予公主之号，视同汉朝宗室之女，于是这一联姻又成为乌孙、龟兹与汉朝的三边和亲，密切了三方的政治关系。另外，西汉时期焉耆王也曾把女儿嫁给车师王，东汉时期莎车王把女儿嫁给了于阗王。

三、两晋南北朝：政权之间多联姻

这一时期，在西晋的短期统一之后，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。公元 316 年，西晋灭亡，此后南部在东晋和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的统治之下；北方进入了十六国、北朝时期，出现了许多分立、割据的政权，不少政权是边疆民族建立的。由于长期的分裂，各民族、政权之间时有冲突，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各政权之间战争不断，再加上南、北之间的征战，中国境内成了大战场。硝烟之间是和平，无

论是南、北的对峙与共处，还是北方割据政权之间的短期共存，抑或是前秦、北魏统一阶段的平稳，都与战争一样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的融合，因此这一时期又是中国境内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。在战与和的交替中，为了各自的政治、军事目的，各民族、政权的统治者们都注意加强与其他政权的联系，“和亲”再次显示出它的特殊作用，也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催化剂。

1.“和亲”与民族

西晋时期和南方的东晋、南朝时期，无论在司马氏短期的全国统一阶段，还是偏安南方时的司马氏以及刘宋、萧齐、萧梁、陈朝统治者，都是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，史籍中难以发现他们与边疆民族的首领“和亲”的记载。如果说有些类似的政治联姻的话，也只发生在个别的地方长官与边疆民族首领之间，刘琨与段匹磾的联姻就是一例。3 世纪初期，中原地区大乱，一批司马家族成员和汉族官员匆匆南渡，刘琨留在北方负责并、冀、幽三州的军政事务，为了联络感情、加强联系、稳固各自的地位，他与鲜卑的首领、时任署幽州刺史的段匹磾联姻。他们之间的联姻只是发生在当时地方势力之间，虽然其中有一些晋朝的地方统治者稳定边疆、稳固统治的主观意图，但与西汉同匈奴的和亲无法相比，而且也不能上升到晋朝治边政策的高度。即使如此，这种情况在这三百多年也不多见。

与上述情况形成对比的是，北方各政权、势力之间发生过多次联姻，其中大多发生在少数民族首领之间，还有一些是汉族大族与少数民族首领的联姻。如果算上各个层次上的政治性联姻，比如下文提到的赫连勃勃与没奕于的联姻，当时的政治联姻肯定很多，这在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周书》等史籍中有多处记载。如果仅就严格意义上的“和亲”而言，根据张正明教授的统计，从公元 293 年（鲜卑拓跋绰七年）算起，到南北朝结束的 290 多年间就有 29 起。在这 29 起中，25 起发生在少数民族的首领之间，包括鲜卑拓跋部与宇文部、匈奴铁弗部的各 2 起，与前燕的 5 起；前燕与西秦的 1 起；北魏与后秦的 1 起，与北凉、柔然、氐的各 2 起；西魏与柔然的 2 起，与突厥的 1 起；东魏与突厥的 1 起，与吐谷浑的 2 起；北周与突厥的 2 起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